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九十三
之一百九十四

6244
.85

戒佚欲

戒佚欲

魯隱公五年。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

宣公以夏月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罟。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

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置罷。稽魚鼈以為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置罷。設穽鄂以實廟庖。言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麋。鳥翼穀卵。蟲含蚔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會蕪蓼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

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鴟鵂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丸繒之憂。鼉黿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之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請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徭役者。臣亦與焉。君不

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德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魏絳對晉侯悼公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弄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

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

楚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隱。謂隱藏其意）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將以成翼。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

靈王狩于州來。次于乾谿。右尹子革夕王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盟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王入。析父謂子革。吾子楚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靡屬以頻。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

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王入。析父謂子革。吾子楚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靡屬以頻。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

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楫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者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是哉。楚靈王若能如此。豈其辱於乾谿。

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遊者盡以忘其國。願大王勿往遊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為絶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駟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遊。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遊。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為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阤。為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莊辛諫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同軒遥行侈靡而忘國政。郢其危矣。王曰。先生老悖歟。妄為楚國妖歟。莊辛對曰。臣非為楚妖。誠見之也。君王卒近此四子者。則楚必亡矣。辛請留於趙以觀之。於是不出十月。王果亡。巫山江漢鄢郢之地。於是王乃使召莊辛。辛至。王曰。嘻。先生來邪。寡人以不用先生言至于此。為之奈何。莊辛曰。君王用辛言則可。不用辛言又將甚乎。此庶人有

稱曰。亡羊而固牢未為遲。見兔而呼狗未為晚。湯武以百里王。桀紂以天下亡。今楚雖小。絕長繼短以千里數。豈特百里哉。且君王獨不見夫青蛉乎。六足四翼。翱翔乎天地之間。求蚊虻而食之。時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五尺童子。膝絲竿加之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蟲蟻食已。青蛉猶其小者也。夫爵俛啄白粒。仰棲茂樹。鼓其翼。奮其身。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公子王孫。左把彈。右攝丸。定揉持。審參連。故晝遊乎茂樹。夕和乎酸鹹。爵猶其小者也。鳴鵠嬉遊乎江漢。息留乎大沼。俛啄鱣鯉。仰奮陵衡。脩其六翮而陸清風。鷹揺高翔。一舉千里。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弋者選其引繳。脩其防翳。加繒繳其頸。投乎百仞之上。引纖繳。揚微波。折清風而殞。故朝遊乎江河。而暮調乎鼎俎。鴻鵠猶其小者也。蔡侯之事故是也。蔡侯南遊乎高陵。北徑乎巫山。遂麋鹿。麋鹿潢。鱉子隨時鳥。嬉遊乎高蔡之國。溢滿無涯。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子發受令宣王。厄以淮水。填以巫山。庚子之朝。纓以朱絲。臣而奏之乎宣王也。蔡侯之事猶其小也。今君王之事。遂以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淫衍侈靡。康樂遊娛。馳騁乎雲夢之中。不以天下與國家為事。不知穰侯方與秦王謀寘之以黽厄而投之乎黽塞之外。而襄王大懼。形體悼栗。曰。謹受令。乃封莊辛為成陵君。而用計焉。

齊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琴。謂侍者曰。仁人亦樂是夫。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為獨不樂此也。公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

遍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更受命。乃廢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

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鍾。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為臺。今復欲為鍾。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斂民之哀而以為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食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逄。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泠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魏文侯見箕季。其墻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為不築。對曰。不時。其墻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日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竊窺親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墻壞不築。云待時也。教我無奪農時也。墻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糲餐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歛

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嚮。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遲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如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歟。梁王稱善。相屬。

漢高帝初為沛公。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張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袁盎攬轡。上曰。將軍怯邪。盎言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山。有如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

武帝時。司馬相如從帝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壄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不存不可得安存也犯屬車之清塵。

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靡之變。（銜。馬勒銜也。靡。騑馬口長銜也。一說。車之鉤心也。銜靡之繫也。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言馬銜或斷。）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嚮固多臧。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案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

成帝始作期門。數為微行。立趙飛燕為皇后。后專寵。懷忌。皇太子多橫。天。譙玄上書諫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儲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子產而不育。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剥。竊懷百姓。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脩。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為胡狄起於轂下。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

成帝時。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愛幸。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以班伯新起。視事。數目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為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謔。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

起更衣。因罷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郅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東漢光武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郅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廻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民為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

安帝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諫議大夫陳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為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又曰。放鄭聲。遠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今撣國越流沙踰縣度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廷訕朝政。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為玄菟侯城障尉。詔敢不之官。上妻子從者名。禪既行。朝廷多訟之。

桓帝延熹八年。賢良方正劉瑜上書曰。臣瑜自念不國鄙陋。得以豐沛枝亂。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閱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為辛楚。泣血漣如。幸得引録。備荅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誠願陛下耳以須史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為咨嗟。天曷為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系出文炳。耀世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亂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議。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嬪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

隔絶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況從幼至長。幽藏殁身。又常侍黄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之言。宫發略人妻。娶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祀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況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嶢山攻石。不避時令。促以嚴刑。威以正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賊賂。皆為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帑相見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者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己。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及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

帝嘗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光祿勳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戹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顔。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聖賢恤民之意也。書奏不省

靈帝好微行遊幸外苑。司徒楊賜上疏曰。臣聞天生烝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以唐虞兢兢業業。周文日昃不暇。明慎庶官。俊乂在職。三載考績。以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他才德。有形勢者。旬日累遷。守眞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為訓作。又聞數微行出幸苑囿。觀鷹犬之勢。極槃遊之荒。政事日墮。天化

陵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美蹤。而欲以望太平。是猶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宜絶慢慢之戲。念宮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魚之次。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遐邇有怨怨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謹自手書密上。

蜀後主時。譙周上疏曰。昔王莽之賂。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衆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為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遂務理冤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遥聞德行。遂以權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病齎棺襁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強。屠王郎。吞銅馬。

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鈚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無行戲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囂。潁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奸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即降。遂至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戮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援大艱者。真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晝樂之時。願省減

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脩先帝所施下為子孫節儉之教。
魏文帝為太子時耽樂田獵晨出夜還任城棧潛督守鄴城諫曰王
公設險以固其國都城禁衛用戒不虞大雅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
又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若逸于游田晨出昏歸以一日從禽之娛
而忘無垠之釁愚竊惑之太子不悅然自後游出差稀。
文帝時蘇則為侍中帝獵槎桎拔失鹿大怒踞牀拔刀悉收督吏將
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
化而以獵戲多殺群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
皆赦之。
文帝問侍中蘇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
復求市益得否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而以戰士不求自至
而得之不足貴也帝默然。
文帝頗出遊獵御史大夫王朗上疏曰武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
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
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數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
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
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
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
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
文帝出獵駙馬都尉兼侍中鮑勛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
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
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之中脩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
焉帝手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為樂何如八音
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武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

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歲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爲務。愚臣所不願也。

明帝時。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充盈後宮。後宮皇子連夭。繼嗣未育。廷尉高柔上疏曰。二虜狡猾。潛自講肄。謀動干戈。未圖東手。宜畜養將士。繕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頃興造殿舍。上下勞擾。若使吳蜀知人虛實。通謀并勢。復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擾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昔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滋多。陛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頃皇子連多夭逝。熊羆之祥。又未感應。願陛下之心。莫不悒戚。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以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恐由此。臣愚以爲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爲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帝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

時光祿勳高堂隆上疏曰。三代之有天下。歷數百載。尺土一民。莫非其有。然癸辛從欲。皇天震怒。宗國爲墟。紂梟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暨明王之胄也。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此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墻之內。可選諸王使典兵。秦時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嘆。則輟祿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帝手詔慰勞之。

吳大帝爲車騎將軍時。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嘗突前攀持馬鞍。長

史張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

帝又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綏遠將軍張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帝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帝默然有慙色。遂罷酒

晉武帝太康末。頗親宴樂。又多疾病。屬小瘳。侍中華嶠與侍臣表賀。因微諫曰。伏惟聖體漸就平和。上下同慶。不覺抃舞。臣等愚戇。竊有微懷。以為收功於所忽。事乃無憂。慮福於垂成。祚乃日新。唯願陛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之悔。以成日新之福。沖靜和氣。養精神。順身於清簡之宇。留心於虛曠之域。無厭世俗常戒。以忽羣下之言。則豐慶日延。天下幸甚。

宋明帝畋游無度。嘗出夜還。敕開門。侍中謝莊居守。以參信或虛。執不奉旨。須墨敕乃開。帝曰。卿欲效君章邪。對曰。臣聞王者參紀畋遊。出入有節。今陛下晨往宵歸。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須神筆乃開門耳。

漢主劉聰游獵無度。嘗晨出暮歸。觀漁於汾水。以燭繼晝。中軍王彰諫曰。今大難未夷。餘晉假息。陛下不懼白龍魚服之禍。而昏夜忘歸。陛下當思先帝創業之艱難。嗣承之不易。鴻業已爾。四海屬情。何可墜之於垂成。竊之於將就。竊觀陛下所為。臣實痛心疾首。有日矣。且愚人係漢之心未專。而思晉之懷猶盛。劉琨去此咫尺之間。往猶刺客息頃而至。帝王輕出。一夫敵耳。願陛下改往脩來。則億兆幸甚。

齊武帝永明末。上將射雉。竟陵王子良諫曰。忽聞外議。伏承當更射雉。臣下情震越。心懷憂悚。猶謂疑妄。事不必然。伏度陛下以信心明照。故所以傾金寶於禪靈。仁愛廣洽。得使禽魚養命於江澤。豈惟國慶民懽。乃以翱翔治樂。夫衛生保命。人獸不殊。重軀愛體。彼我無異。故禮云。聞其聲不食其肉。見其生不忍其死。且萬乘之尊。降同匹夫之樂。夫殺無辜。傷仁害福之本。菩薩不殺。壽命得長。施物安樂。自無恐怖。不惱衆生。身無患苦。臣見功德有此果報。所以日夜劬勤。厲身奉法。實願聖躬康御。若此。每至寢夢。脫有異見。不覺身心立就燋爛。陛下常日捨財。脩福。臣私心顒顒。尚恨其少。豈可今日見此事一損福業。追悔便難。臣此啓聞。私心實切。若是大事不可易改。亦願陛下照臣此誠。曲垂三思。況此嬉遊之間。非關當否。而動輒傷生。實可深慎。臣聞子孝奉君。臣忠事主。莫不靈祇通感。徵祥證登。臣近段仰啓。

賜希受戒。天心洞遠。誠未達勝善之途。而聖恩遲疑。尚未垂屈曲降尊極。豈可今月復隨此事。臣不嗤心。即實上啓。

後魏文帝時。中書監高允上酒訓曰。臣被勑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為酒訓。臣以朽邁。人倫所棄。而殊恩過隆。錄臣於將殁之年。勗臣於已墜之地。奉命驚惶。喜懼兼甚。不知何事可以上合。伏惟陛下以叡哲之姿。撫臨萬國。太皇太后以聖德之廣。濟育群生。普天之下。罔不稱賴。然日昃憂勤。虛求不已。思監往事。以為警戒。此之至誠。悟通百靈。而況於百官士民。不勝踴躍。謹竭其所見作酒訓一篇。但臣愚短。加以荒廢。辭義鄙拙。不足觀採。伏願聖慈。體臣悾悾之情。恕臣狂瞽之意。其詞曰。自古聖王。其為饗也。玄酒在堂。而醨酒在下。所以崇本重原。降於滋味。雖汎爵旅行。不及於亂。故能禮章而敬不虧。事畢而儀不惑。非由斯致。是失其道。將何以範時軌物。垂之於世。歷觀往代成敗

之效吉凶由人不在數也商辛耽酒殷道以之亡公旦陳誥周德以之昌子反昏酣而致斃穆生不飲而身光或長世而為戒或百代而流芳酒之為狀變惑情性雖曰哲人孰能自競在官者怠於政也為下者慢於令也聰達之士荒於聽也柔順之倫興於爭也久而不悛致於病也豈止於病乃損其命諺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言所益者止於一味之益不亦寡乎言所損者天年亂志天亂之損不亦夥乎無以酒荒而陷其身無以酒狂而喪其倫迷邦失道流浪漂津不師不遵反將何因詩不言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之義也作官以箴之申謨以禁之君臣之道也其言也善則二復而佩之言之不善則哀矜而貸之此實先王納規之意往者有晉士多失度肆散誕以為不羈縱長酣以為高達諷酒之頌以相眩曜稱堯舜有千鍾百觚之飲著非法之言引大聖為譬以則天之明豈其然乎且子思有云夫子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鍾百觚皆為妄也今大魏應圖重明御世化之所暨無思不服仁風敦洽於四海太皇太后以至德之隆誨而不倦憂勤備於皇情誥訓行於無外故能道協兩儀功同覆載仁恩下逮罔有不遵普天率土靡不蒙賴在朝之士有志之人宜克己從善履正存貞節酒以為度順德以為經悟昏飲之美疾審敬慎之彌榮遵孝道以致養顯父母而揚名蹈閔曾之則軌遺仁風於後生仰以答所授俯以保其成可不勉歟可不勉歟

明帝時張普惠以帝好游騁苑囿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切諫曰陛下殖不思之冥業損巨費於生民近供無事之僧遠邀未然之報未若收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也伏願淑慎威儀為萬邦式躬致郊廟之虔親臨朔望之禮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撤僧寺不急之華還百官久折之秩則節用愛

人。四海俱賴矣。

唐高祖初即位。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曰。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故陛下得之。然陛下徒知得之之易。而未知隋失之之不難也。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鷄雛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為子孫法也。夫善惡之習。漸染易移。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有門風不睦。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游獵為事者。皆不可近。自古骨肉乖離。以至敗亡。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高祖大悅。下詔襃稱。擢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日匹。仍須示遠近。

太宗即位。數出馳射。大理少卿孫伏伽諫曰。臣聞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出也蹕。入也蹕。非直尊其居處。為社稷生人計也。比聞陛下走馬射帖。娛悅羣臣。殆非所以導養聖躬。垂憲後代。此直少年諸王務耳。安得既為天子。尚行之乎。竊為陛下不取。帝悅曰。卿能言朕失。朕能改之。天下庶有瘳乎。

太宗好田獵。秘書監虞世南上疏諫曰。臣聞秋獮冬狩。蓋惟恒典。射隼從禽。備乎前誥。伏惟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摧斑碎掌。親御皮軒。盡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或凶鋒暴以衛黎元。收華擢羽。用充庖廚。舉旗效獲。式遵前古。然苗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猶戒銜橛。斯蓋慎防微為社稷也。是以馬卿盡諫於前。張昭變色於後。臣誠細微。敢忘斯義。且天弧星畢。所殪已多。頒禽賜獲。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雷霆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羣下。貽範百王。永光萬代。太宗深嘉其言。

太宗時諫議大夫褚遂良世長從獵涇陽大獲帝入旌門詫左右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慶萬機事游獵不滿十旬未爲樂也帝色變既而突曰狂態發邪曰爲臣計則狂爲陛下計忠矣時武功鄠新經突厥寇掠鄉聚洞虛帝將遂獵武功世長諫曰突厥向盜劫人陛下赦邺之言未出口又獵其地殆恐百姓不堪所求帝不聽

時民部尚書唐儉從獵洛陽苑羣豕突出于林帝射四發輒殪四豕一豕躍及鐙儉投馬搏之帝拔劒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神武定四方豈復快心于一獸帝爲罷獵

太宗嘗逐兎於後苑將軍執失思力諫曰天命陛下爲華夷父母奈何自輕上又將逐鹿思力脫巾解帶跪而固諫上爲之止

太宗嘗遣使至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獵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遂乖昔首如其自擅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書曰以卿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當茲重寄比在州鎮聲績遠彰念此忠勤無忘寤寐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到覽用嘉歎不能已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始終若一詩云靖共爾位爾景福古人稱一言之重侔於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貴矣今賜卿金壺瓶金碗各一枚雖無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當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閑宜觀典籍賜卿荀悅漢紀一部此書敘致簡要論議深博極爲政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

太宗遣使西域立葉護可汗又別使齎金帛應諸國市馬魏徵諫曰今發國使以立可汗爲名可汗未定即緣諸國市馬彼必以爲意在市馬不爲專立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不得立則以爲深怨諸蕃聞之必不重中國

馬市既不可得。縱得馬。亦還路無從。但使彼安寧。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矣。昔漢文帝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吉行日三十。凶行日五十。鑾輿在前屬車在後。吾獨乘千里馬將以安之乎。乃償其道路之費而反之。漢光武有獻千里馬及寶劒者。馬以駕鼓車。劒以賜騎士。陛下只所施為。皆邊撫三王之上。奈何至於此事。欲為二帝之下乎。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瑇瑁則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則珠不求自至。求得之。不足貴也。陛下如不能慕漢文之高行。不畏蘇則之言乎。太宗納其言欣然而止。

高昌平。太宗欲以為州縣。徵諫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主先來朝謁。自後屢有稱其邊絕貢獻。不禮大國。遂使王誅再加。若罪止文泰斯亡可矣。未著因而撫之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吊人。威德被於遐外。為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為州縣。常須千餘兵鎮守。數年一易。每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辦衣資離別親戚。十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穀尺

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太宗不從

時虢州統軍裴師利奏諸山大有銀鑛。採之極有利益。勑殿中少監趙元楷令諸國府衛士及百姓採之。類為勞擾。徵進諫曰。昔堯舜置璧於山。投珠於谷。所以崇名顯號。見稱千祀。陛下巍巍盛德。思與堯舜比隆。戡定大功。遠踰湯武之烈。所急在於仁義。且勞役衛士與下爭利。人不見德。將何取焉。太宗深納之。即令停廢

時新羅國獻美女。徵諫曰。臣昨在內略聞新羅國重更進女。未委逗留。計蕃夷獻女。誠不足怪。但今日受納。實非其時。道路傳聞。必生橫議。若徵厲聖德。悔不可追。且願詳擇事宜。以禮告示。申其使人。誠款。必不得已。然後

遂其所欲則遠夷悅服。人無謗言。太宗喜形於色而遣之。

太宗問魏徵曰。觀近古帝王有傳位十代者有一代兩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懷憂懼或恐撫養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驕逸喜怒過度然不能自知卿可為朕言之當以為戒則徵對曰。嗜欲喜怒之情賢愚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愚者縱之多至失所陛下聖德玄遠居安思危伏願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終之義則萬代永賴。

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人愛珠若得好珠劈身藏之侍臣咸曰。貪財損己實為可嘆。太宗曰。勿唯嘆彼。今官人貪財不顧性命身死之後子孫被辱何異西人之愛珠耶。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勞役無度信任羣小。疎遠忠正有一於此豈不滅亡。隋煬帝奢侈自賢身死匹夫亦為可嘆。徵對曰。臣聞魯哀公謂孔子曰有人婦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者甚於此丘見桀紂之君乃忘其身。太宗曰。朕與公等既知嘆人。今共相警戒庶免人嘆

太宗謂侍臣曰。漢代常以八月選洛陽中子女姿色端麗者載還後宮此不可為法。然即日宮內甚多配役之口。使其誕乳諸王是非所宜據此論選補宮列理宜依禮。徵對曰。人多惑嬖色乃致敗亂。周幽惑褒姒。晉獻惑驪姬。躭於寵欲廢嫡立庶。幽王因此身死遂喪西周。獻公身雖獲免禍延數代。嬪御之間所宜深慎。又謂侍臣曰。人有明珠莫不貴重若以彈雀豈非可惜。況人之性命甚於明珠見金銀錢帛不懼刑網往即受納乃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彈雀何況性命之重乃以博財物耶。

群臣若能備盡忠直有益國利民則官爵立至若不能以此道求榮遂妄受錢物贓賄既露其身亦損實為可嘆。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勞役無度信任群小。疎遠忠正有一於此豈不滅亡。隋煬帝奢侈自賢身死匹夫亦為可嘆。上又謂侍臣曰。朕嘗謂貪人不解愛財也至如內外官五品已上。祿秩優厚。一年所得其數自多。若受人財賄不過數萬。一朝彰露。祿秩削奪。

此豈是解愛財物是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儀休性嗜魚而不受人魚其魚長存且主貪必喪其國為臣貪必忘其身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固非謬言也昔秦惠王欲伐蜀不知其道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為牛能便金蜀王使五丁力士挽牛入蜀道成秦師隨而伐之蜀國遂亡漢大司農田延年賦賄三千萬事覺自死如此之流何可勝記朕今以蜀王為元龜卿等亦須以延年為覆轍也

太宗與黃門侍郎王珪宴語時有羨人侍側本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敗籍沒入宮太宗指珪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取之為是耶為非耶太宗曰安有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珪對曰臣聞於管子曰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如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婦人尚在左右臣竊以聖心為是也陛下若以為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太宗大悅稱為至言遽令羨人還其親族

太宗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房玄齡奏閱武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上又謂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師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帝意猶不足微求無已兼東西征討窮兵黷武百姓不堪遂致亡滅此皆朕所目見故夙夜孜孜唯欲清淨使天下無事遂得徭役不興年穀豐稔百姓安樂矣治國猶如栽樹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成君能清淨百姓何得不安樂乎太宗又謂侍臣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邪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

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憐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又謂公卿曰朕終日孜孜非但憂憐百姓亦欲使卿等長守富貴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嘗兢兢業業以畏入地卿等若此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寧自身常得驩樂古人云貴者多財損其志愚者多財生其過此言可以為深誡若徇私貪濁非止壞公法損百姓縱事未發聞中心豈不恒恐懼恐懼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豈得苟貪財物以害身命使子孫每懷愧耻耶卿等宜深思此言又謂侍臣曰古人云鳥棲於林猶恐其不高復巢於木杪魚藏於泉猶恐其不深復屈穴於泥丁然為人所獲者皆由貪餌故也今大臣受委任居高位食厚祿皆須履忠心信蹈公道則無咎悔長守富貴矣陷其刑者祇為貪冒財利與命鳥何異哉卿等宜記此語用為鑒戒

工部尚書段綸奏進巧人楊思齊至上令試綸遣進偃偃戲具上語綸曰所造巧匠將供國事卿令先造此物是豈百工相戒無作奇巧之意邪乃詔削綸階級並斷此戲高麗王高藏及莫離蓋蘇文遣使獻二美女太宗謂其使曰朕憫此女離其父母兄弟於本國若愛其色而傷其心我不取也並却還之衣國諫議大夫谷那律嘗從出獵在途遇雨太宗因問曰油衣若為得不漏對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弗數遊畋也太宗嘉納之賜帛五十段加以金帶為之罷獵

太宗巡幸東都時高宗為皇太子監國上手敕中書令蘇左庶子薛元超曰朕留卿若失一臂顧太子未習庶務關中事卿悉專之時以太子射獵詔元超得入禁藥太子稍怠政元超諫曰內苑之地繚叢薄冒翳薈絕磴險塗殿下載輕禽遶狡兔衝

廩之變。詎無可虞。又戶奴多反逋餘族。或夷狄遺醜。將何以禦哉。夫為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謂其近危辱也。天皇所賜書戒丁寧。惟殿下罷馳射之勞。留神墳典。豈不美歟。帝知之。遣使厚賜慰其意

睿宗先天二年正月望夜。胡人婆陁請然百千燈。因把門禁。又追賜元年酺。帝御延喜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閱月未止。右拾遺嚴挺之上疏諫。以為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為歡也。不使靡敝。今暴衣冠。羅伎樂。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玩。不深戒慎。使有司跛倚。下人罷劇。府縣里閭。課賦苛嚴。呼嗟道路。貿壞家產。以營百戲。擾方春之業。欲同其樂。而反遺之患。乃陳五不可。誠意忠到。帝納焉

玄宗初即位。以開元元年二月然燈。大酺合樂。從上皇御門樓觀。以夜繼晝。凡月餘。晉陵尉楊相如上疏曰。嗜欲氏以樂欲而亡。太宗以

抑欲而昌。人主不可不慎擇也。夫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疎。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亡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旨。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疎之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則太宗之業將何遠哉。夫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姦逆。使開元中。帝舶使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造奇器以進。殿中侍御史柳澤上書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知見可欲而心必亂矣。慶立雕鏤詭物。造作奇器。用浮巧為珍玩。以譎怪為異寶。乃治國之巨蠹。明王所宜嚴罰者也。昔露臺無費。明君不忍。象著非大。忠臣憤歎。慶立求媚聖意。搖蕩上心。陛下信而使之乎。是宣淫於天下。慶立矯而為之乎。是禁典之所無赦。陛下即位。固宜昭宣菲薄。廣示節儉。豈可以侈

好示四方哉。書奏。玄宗稱善。

玄宗遣中人捕鵁鶄溪鳩。南方刺史倪若水上言。農方田。婦方蠶。此時捕奇禽怪羽。爲園籞之玩。自江嶺而南達京師。水舟陸舝。所飼魚蟲稻粟。道路之言。不以賤人貴鳥望陛下邪。帝手詔褒荅。悉放所玩。謫使人過取罪。而賜若水帛四十段。

時又遣使齎繒錦至石國市犬馬。黃門侍郎張廷珪曰。犬馬非土性弗畜。珍禽異獸不育于國。不宜勞遠人致異物。願省無益之費。救必然之急。天下之幸。

初武后末年。爲潑寒胡戲。中宗嘗乘樓縱觀。開元中因四夷來朝復爲之。中書令張說上疏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四夷請和。使者入謁。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也。爲知無駒文之辯。由余之賢哉。且乞潑寒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汩泥揮水。風惑何觀焉。恐非干羽柔遠。導姐折衝之道。上納之。自是遂絕。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十三

戒佚欲

唐德宗時。翰林學士陸贄上奏曰。右德亮承旨并錄先所散失內人名字。令臣撰詔書以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為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己。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板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嘗有擲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瀛。百役疲瘵之甿。重傷殘癈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烈祖垂裕之

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為戒。以居上為危。以務理為憂。以復言為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慎之惟慎。猶患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號蓋是中壺未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之使翦除。元惡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衆口流傳。忘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用下車而為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之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備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吊恤死義。慰撫有功。綏輯黎烝。優問耆耋。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恢煙。褒將失忠。有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為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王。必慎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為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產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歇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蓋知為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為。天下固多美人。尚必徧存於此。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逆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

理而怠驕則縱肆其奢欲怠則厭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棲國之喪也不亦宜乎昔衛獻出奔父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於門者顧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之以無忘在莒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為書紳之規以衛為覆車之鑒則德為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惟聖裁

憲宗元和七年延英奏對畢因問及國朝故事上甚悅宰臣李吉甫希意奏言陛下威德布洽華夷瞻戴時已太平可事歡樂上大笑李絳奏曰昔太宗之理天下也房玄齡杜如晦輔相聖德有魏徵王珪規諫闕失有溫彥博戴冑以彌縫政事有李靖李勣訓整戎旅故夷狄畏服寰宇大安天下之人仰戴聖德猶孜孜而求理開導直言旰食宵衣未敢滿溢豈復當時務於自逸乎陛下視今日事何如漢文時上曰安敢望漢文哉絳曰文帝漢之明主恭儉節用身衣皂綈清淨為理刑措不用戎狄面內致干戈偃戢而賈誼上言猶以當時如措火積薪之下火未燃而以為安其憂危如此今中夏河南北中蔡有五十餘州法令所不及德澤所未加兼西戎侵盜近以涇隴靈寧等州為界去京城遠者不過千里近者數百里烽燧相接邊界屢驚此方是陛下燋心涸慮廢寢忘餐之時豈可高枕而卧也加以頃年水旱廩藏尚虛陛下憂勞頻軫聖念誠是延訪智略之士揀拔賢良之臣精求濟時之規光大中興之業又安可事於歡樂而自縱哉伏惟陛下誠之上欣然曰誠如卿言朕所以一錢不敢妄費一日不敢懈怠者祇為此言卿言正當朕意當與卿等圖之上退朝顧謂左右中官曰適來吉甫奏言時已太平勸我為樂李絳屢陳古今并言事

宜是憂危之事。吉甫諂佞悅我顏色。李絳忠正骨鯁。言必遠大。真宰相也。

絳為翰林學士上奏曰。臣等先奉進止。令撿尋歷代至國朝已來。聖帝明王忠臣義士。君臣合體事跡可觀者。撿五十條進呈。欲於御座置屏風觀覽者。伏以自古聖王皆憂勤庶政。未嘗不取鑒於前代。致理於當時。昔太宗亦命魏徵等博採歷代事跡。撰羣書政要。致在坐側。常自省閱。書於國史。著為不刊。今陛下以天縱聖姿。日慎一日。精求道理。容納直言。猶更參驗古今。鑒試美惡。朝夕觀覽。取則而行。誠烈祖之用心。必致貞觀之盛。臣等謹依撰錄都五十條賢愚成敗。勒為兩卷。隨狀進上。其羣書政要是太宗親覽之書。其中事跡周備。伏望聽政日新。成不諱之朝。致無為之化。

憲宗喜武功。且數出遊畋。吏部郎中柳公綽奏十落戚以諷曰。天布炎暑。不私於人。品類既一。高卑以均。人謹好愛。能保其身。清靜無壞。輝光以新。寒暑滿大地。浹肌膚於外。好愛在耳目。誘心知於內。端絜為隄。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隙不在大。謂天高矣。氛蒙晦之。謂地厚矣。橫流潰之。飲食資身。過則生患。衣服稱德。侈則生慢。唯過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乃伺之。畋遊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吒吒傷氣。不養其外。前脩所忌。人乘氣生。嗜慾以萌。氣離有患。氣完則成。巧必喪貞。智實誘情。醫之上者。理於未然。患居慮後。防慮事先。心靜樂行。體和道全。克施萬物。以享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臣司太醫。敢告諸御。天子高其才。遣使謂曰。卿言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愛朕深者。當置之坐隅。

穆宗初即位。不卹國事。數荒耽。吐蕃方強。諫議大夫鄭覃等建諍曰。陛下新即位。宜側身勤政。而內耽宴嬉。外盤游畋。今吐蕃在邊。徂候

中國。假令緩急。臣下乃不知陛下所在。不敗事乎。夫金繒所出。固民膏血。可使倡優無功濫被賜與。願節用之。以所餘備邊。毋令有司重取百姓。天下之幸也。帝不懌。顧宰相蕭俛曰。是皆伺人。俛曰。諫官也。帝意解。乃曰。朕之闕。下能盡規忠也。因詔覃等曰。閤中殊不款款。後有爲我言者。當見卿延英。時閤中奏久廢。至是士相慶。

穆宗荒于游畋。內恣酣蕩。昕曙不能朝。諫議大夫崔郾進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其治其亂。繫於陛下。自山以東百城。地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憔悴。蓄積無有。願陛下親政事以幸天下。帝動容慰謝。

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以穆宗好畋游。乃獻續虞人箴以諷曰。唐受天命。十有二聖。兢兢業業。咸勤厥政。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其生。民野君朝。亦克用寧。在昔玄祖。厥訓孔章。馳騁畋獵。俾心發狂。何以效之。曰羿與康。曾不是諫。終然覆亡。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爲懽。上心既悟。爲之輟畋。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璟趨以出。鷄死握中。噫。逐獸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哉。銜橛可懼。審其安危。惟聖之慮。

敬宗即位。視朝常晏。數游畋失德。左拾遺劉栖楚諫曰。惟前世王者初嗣位。皆親庶政。坐以待旦。陛下新即位。安卧寢內。日晏乃作。大行殯宮密邇。鼓吹之聲日聞。諸朝日憲宗及先帝皆長君。朝夕略動。四方猶有叛者。陛下以少主踐祚未幾。惡德流布。恐福祚之不長也。臣以諫爲官。使陛下負天下譏。請碎首以謝。遂額叩龍墀血被面。李逢吉傳詔毋叩頭。待詔旨。栖楚捧首立。帝動容。揚袂使去。栖楚曰。不聽臣言。臣請死于此。有詔慰諭乃出。

敬宗時。李德裕上言曰。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之聖者。莫

若軒皇孔子。昔軒皇問廣成子。理身之要。何以長久。廣成子云。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將自清。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又云。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玄元語孔子云。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者是已。故軒皇發謂天之數。孔子興猶龍之感。前聖於道。不其至乎。伏惟文武大聖廣孝皇帝陛下稽玄祖之訓。脩軒皇之術。凝神閒館。物色異人。將以覿冰雪之姿。屈順風之請。恭惟聖感。必降真仙。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語陛下之道。授陛下之言。以臣度思。無出於此。臣所慮赴召者。必怪迂之士。苟合之徒。使物淖冰以為小術。衒耀邪僻。蔽欺聰明。如文成五利無一可驗。臣所以三年之內。四奉詔書。未敢以一人塞詔。實有所懼。臣又聞前代帝王雖好方士。未有服其藥者。故漢書稱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又高宗朝劉道合。玄宗朝孫甑生。皆成黃金。二祖竟不敢服。蓋以宗廟社稷之重。不可輕易。此事炳然。具載國史。以臣微見。儻陛下睿思精求。必欲真隱。惟問保和之術。不求藥餌之功。縱使必成黃金。止可充於玩好。則九廟靈鑒。必當慰悅。寰海兆庶。誰不懽心。臣思罄愚衷。以裨玄化。輒陳懇款。伏瀆聽皇。

文宗時。御史中丞李孝本宗室子。坐李訓事誅死。其二女沒入宮。右拾遺魏謩上言。陛下即位。不悅聲色。于今十年。未始採擇。願以孝。稍意聲伎。教坊閱選百十未已。莊宅收市。亹亹有聞。今又取孝本女內之後宮。宗姓不幸。寵幸為累。傷治道之本。遠塵纖之嫌。諺曰。正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脩。惟陛下崇千載之盛德。去一旦之所好。帝即出孝本女。詔曰。乃祖在貞觀時。指事直言。無所避。每覽國史。歎與嘉之。謩為拾遺屢有獻納。夫備洒埽於內。非曰聲妓。恤宗女之幼。不

為漁取。然疑似之間不可戶曉。蓍辭深切。其惜我之失不亦至乎。蓍雖居位日淺。朕何愛一官增直臣之氣。其以蓍為右補闕

武宗數出畋游。暮夜乃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德裕上言。人君動法於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息。傳曰。君就房有常節。惟深察古誼。毋繼以夜。側聞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勤勤儆戒。詩曰。敬天之渝。不敢馳驅。願節畋游承天意。

後唐莊宗嘗畋中牟。踐民稼。中牟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為民父母。奈何委其所食。使轉委溝壑乎。唐主怒。叱去將殺之。優人敬新磨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主好獵邪。奈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子之馳騁乎。非當死。因請行刑。莊宗笑而釋之。又嘗獵于近郊。洛陽令何澤廢馬諫曰。陛下賦斂既急。今稼穡將成。復蹂踐之。使吏何以為理。民何以為生。願先賜死。莊宗慰遣之。

明宗初好畋獵。都官員外郎張昭疏諫曰。太祖初鎮太原。每年打鹿於北鄙。先帝在位。暇日射鴈於近郊。此蓋軍務之餘。畋游自適。洎先帝膺圖啓祚。嚮明御宇。則宜易彼諸侯之事。肅乎萬乘之儀。而猶因習舊風。失其威重。馳逐原獸。殆無虛日。臣愚以為事有可畏者四焉。洛都舊制。宮城與禁苑相連。人君宴遊不離苑囿。御馬來往。輦路坦夷。不涉荒郊。何憂蹶失。今則驅馳驂服。涉歷榛蕪。此後鄭氣嚴凝。徑塗凍滑。萬一有銜橛之變。陛下縱自輕。奈宗廟社稷何。所可畏者一也。又陛下新有四海。宜以德服萬邦。今則江嶺未平。淮夷尚梗。彼初聞陛下革先朝之失。政還太古之淳風。御物以慈。節財以儉。有與有則。不矜不驕。彼必有三苗率服之心。七旬來格之意。如聞陛下暫遊近甸。彼即以為復好畋遊。所可畏者二也。臣又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如何。且打鹿射鴈之事。新敗軌。傾輒之轍在。常宜

取鑒不可因循所可畏者三也臣又聞作事可法貽厥孫謀若以陛下齊聖廣淵之機聰明神武之量其可以宴遊蒐狩之事少累聖明所謂城中好廣眉城外加丰額為法之弊靡不由茲所可畏者四也伏望陛下居高慮遠慎始圖終思創業之艱難知守成之不易念老氏馳騁之戒樹文王忠厚之基約三驅之舊章定四時之遊幸始出有節後不敢違跡奏明宗嘉納之

明宗時較解縱鷹隼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陛下可謂仁及鳥獸明宗曰不然朕嘗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為耳

宋仁宗嘉祐四年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歐陽脩上奏曰臣伏以上元放燈不出典禮蓋自前世習俗所傳皆俯徇衆心欲同民樂勉出臨幸非為嬉游若乃時和歲豐民物康富以為樂事亦是人情今自立春以來陰寒雨雪小民失業坊市寂寥寒凍之人死損不少薪炭食物其價增倍民憂凍餓何暇遨遊臣本府日閱公事內有投井投河不死之人皆稱因為貧寒自求死所今日有一婦人凍死其夫尋亦自縊竊惟里巷之中災所之人可可勝數昨日聖恩差官俵錢正為如此目下陰雪未解假使便得晴明坊市不免泥淖聖駕所歷衝冒風寒況方以日食之災避殿減膳聖心畏憂中外所知欲乞特罷放燈所有常年酌獻之禮若至日未得晴明亦乞差大臣攝事所有見今供擬遊幸及修道路寒凍兵士並乞放罷庶幾上副陛下畏天憂民之心

判太常禮院呂公著上奏曰臣切以帝堯之聖始於明俊德以親九族然後協萬邦致時雍斯誠制治之道次序之節然也伏見舊制虜使到闕嘗宴紫宸殿及上元節當遊幸諸宮觀御樓觀燈臣愚以為

贈中書令濮王立殯雖天子絶期然宴樂以早則於情理有所未安。昔智悼子未葬而飲于絳晉平公飲酒以樂杜蕢譏之此蓋異姓之臣爾況濮王於宗室之中親尊莫貳若陛下出於恩厚比使朝宴日特命去樂將來上元觀燈遊宴並從寢罷如此則親親之道可以率下而篤俗矣。

慶曆七年殿中侍御史何郯上奏曰臣竊以古者天子具四時之田所以講威武而勤遠略不徒事遊戲而翫小娛載之策書具有典法前日伏聞法駕將獵近郊中外之人聽者頗惑良以去歲車駕已嘗出畋羣臣抗言隨即停罷忽茲再舉未諭聖心伏以陛下繼統以來動遵法度不喜弋獵不數豫游恭儉之風足邁前古而今之舉事固必有因豈陛下以宮內有年芳隅無事故於農隙以講武經欲為都邑游觀之盛乎抑有獻議者謂田獵之事具有禮文行之以時蓋舉墜典則嚮者諫止之言不足顧乎若聖意果然如是先定則非愚臣之所敢議也然其中事有切於利害者尚可得而言焉恭自真宗皇帝即位之後遂下詔書罷放五方鷹鶻獵事不講踰四十年校聯之籍率非宿時士卒久不便習其事官司又不素詳其義倉卒而行必多曠闕竊聞去歲乘輿之出往返甚勞一日之間殆馳百里而又兵衛不肅警蹕不嚴從官不及侍行有司不暇供億遽於暮夜始入都門此豈非士不習其事官不詳其儀而致然歟而況以騎乘而有疾馳之勞存原野而弛嚴衛之備或御者蹉跌變生衝縻愚民迷誤犯及車塵臣子之罪將何贖焉雖則仁聖之資固有神靈之衛然不可不備非常且西北二隅變故難測豈無姦偽雜於稠人廣衆之中由是而言蓋可深慮傳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矧於萬乘之尊乎賈誼曰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野不搏強寇而

搏蓄兎說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伏望陛下罷省出游無重過舉遵烈考詔書之旨念前人警誡之規優游養神樂過從獸拱揖在御慮無乘危則宗廟生靈實有慶賴臣職當言責理合開陳罔迭嚴誅貴少云補

蘇轍登進士科又策制舉時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於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為切至曰陛下即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竊意陛下有其言矣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夏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憂樂之節易矣臣疎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談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言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以汙以傷和代性外則私謁之所以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為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言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為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

仁宗時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臣等竊見今歲以來災異屢臻日食地震江淮騰溢風雨害稼民多菜色此正陛下側身克己省禮蕃樂之時而道路之言皆云陛下近日宮中燕飲微為過差賞賚之費動以萬計耗散府庫調斂細民況酒之為物傷性敗德禹

湯所禁周公所戒殆非所以承天憂民輔養聖躬之道也陛下恭儉之德彰信兆民議者皆以為後宮奢縱務相誇尚左右近臣利於賞賚陛下重違其請屈意從之夫天以剛健為德君以正固為事奈何徇後宮左右之欲上忽天戒下忘民病中不為宗廟社稷深自重惜臣等愚惑竊為陛下不取也伏望陛下當此之際悉罷燕飲安神養氣後宮妃嬪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賞賚有節及厚味腊毒之物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以傷太和迺可以解皇天譴告之威慰元元困窮之望保壽命無疆之休天下群生不勝幸甚

光知諫院時又上奏曰臣等伏見今歲以祈穀改日之故車駕併以十三十四日幸諸寺觀臣等竊惟上元觀燈本非典禮正以時和年豐欲與百姓同樂為太平之榮觀而已去歲四方諸州多罹水旱餓寡孤獨流離道路伏計陛下念此未嘗去心竊恐有司不明大體務

循故事無所減損不稱陛下子愛元元之意又連日遊幸在於聖體亦為煩勞伏望陛下比之每歲特減遊觀之處以閔恤下民安養聖神天下幸甚

光又上奏曰臣竊聞今月十八日聖駕御宣德門召諸色藝人各進技藝賜與銀絹內有婦人相撲者亦被賞賚臣愚竊以宣德門者國家之象魏所以垂憲度布號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萬民后妃侍旁命婦縱觀而使婦人贏戲於前殆非所以隆禮法示四方也陛下聖德溫恭動遵儀典而所司巧佞妄獻奇技以汙瀆聰明竊恐取譏四遠愚臣區區實所重惜並舊例所有伏望陛下因此斥去仍詔有司嚴加禁約今後婦人不得於街市以此聚衆為戲若今次上元始預百戲之列即乞取勘管句臣寮因何置在籍中或有臣僚援引奏聞因此宣召者並重行譴去庶使巧佞之臣有所戒懼不敢導上

為非禮也。

英宗時。殿中侍御史范純仁上疏曰。臣伏見今月二十二日秋宴。竊以京師昨因大水之後。軍民壓溺死者甚衆。哀痛之聲至今未已。陛下為民父母。憂樂與天下同之。而以連日以來。陰霧未解。民相傳恐復有大雨。暴露之衆憂懼方深。而聞陛下鐘鼓之音。必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君臣宴樂。似非其時。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權罷今年秋宴。只令支散酒食。庶幾上承天戒。下順人情。示聖君脩省之誠。消兆民怨沴之氣。

神宗熙寧二年。直史館權開封府推官蘇軾上奏曰。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為凡在館閣。皆當為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者。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為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疎賤間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有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為賢者。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

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為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為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民。舉債出息。富之彌年。衣食之苛。望此旬日。陛下為民父母。唯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小民爭此毫

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不令過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歟。可不慎歟。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搉酒之議。吏憂臧倉。兵憂臧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然致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于民。方當責己自求。以消讒慝之口。而臺官又勸陛下以嚴刑悍吏捕而戮之。虧損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為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弊。陛下繼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頃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慮。訓愛為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況於吾徒哉。非惟省費。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明皇遣使江南採鵁鶄。汴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為反其使。又命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撥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盂子粧具二十事。織綾二千疋。德裕上疏極論。亦為罷之。使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迹堯禹。而群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竊嘗深咎之。臣忝備府僚。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忍不為陛下盡之。若其不赦。亦臣之分也。

十年。監察御史裏行彭汝礪上奏曰。臣體問今年上元游宴例皆依舊。臣伏念獨樂樂不若與人之樂。與少樂樂不若與衆之樂。故古者於荒政則蕃樂。於大札大災則弛樂。蓋能同天下之一生憂。則能同天下之至樂也。臣伏思乾德之禍。廣西盛焉。官吏屠戮。京淮江浙東西死於飢疫者至數十萬。病者未興。流散者未還集。而道路村落有蕭然爲狐狸豺狼之墟矣。威茂之師未罷。洮隴之役復新。十萬之兵宿於煙瘴。其以戰及疾死者甚衆。孤寡涕泣。惸獨悲啼相號於路。而招魂於萬里之外。災害變故莫大焉。古人於此。不敢私燕樂於一食之間。而陛下供張不節。愚以謂此非樂以天下之意也。臣知陛下有堯舜之仁。愛恭儉。園囿無非時之游幸。倡優無過誤之寵。一朝之樂。決非陛下所固欲也。亦將同民欲而已。然吏民死於凶札。死於兵役。死於瘴癘。皆陛下所子者。宜與之同其憂。而與同其樂。臣終疑之。臣竊乞上元自祖宗神御殿酌獻外。特賜寢罷其餘游觀。而明以此意詔天下。臣知窮民餓卒當有聞而感泣。知陛下所以哀矜之者。無一飲食不在其衷。而使天下吏知陛下所以愛惜其民如是也。釋宴樂之私。而慰中外之民望。致勸畏之誠。以答因仍之天變。其爲計善亦昭昭然明白矣。老子曰。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蓋不欲以戰屈人故也。孟子曰。鼓樂於此。百姓聞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蓋與民同樂故也。惟陛下念之。臣愚不知忌諱。惟陛下裁察。

哲宗元祐四年。右正言劉安世上奏曰。臣伏見去冬以來。時雪愆亢。詢問四方亦多旱暵。關陝淮浙民已艱食。物價翔踴日益增甚。雖朝廷廣行賑貸。而歲事未望。荐飢可憂。臣嘗觀周禮大司徒荒政之目十有二品。救民之道最爲詳備。其九曰蕃樂。蓋歲有凶歉。人君閔卹

元元。爲之閉藏樂器而不作也。禮曰。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先王之制具在方冊。聖明之主所宜留心。伏惟陛下繼天奉元。仁民愛物。有年之瑞宜不絕書。而雨雪失時人且狼狽。雖兩宮憂勞軫念無或少忘。而遠方之民未見陛下至誠惻怛之意。今上元容逾有司舉行常例猶欲張燈。臣愚欲望聖慈明諭執政。特以歲旱俾罷遊宴使四海之內莫不戴陛下勤卹之德庶幾天人感通風雨時若。天下幸甚。

安世改爲左諫議大夫。又上奏曰。臣伏自前月末聞傳聖旨權罷講筵是時近興龍節意謂將有燕饗。是以暫輟邇英之幸周成慶禮。今復半月別無政事。亦非有前歲大雪苦寒之故。而勸講之臣久不得望見清光臣固已疑之矣。迺者民間喧傳禁中見求乳母。臣竊謂陛下宮於春秋尚未納后。紛華盛麗之好必不能動蕩淵衷。雖聞斯議未嘗輒信。近日傳者益衆。考之頗有實狀。臣忝被言職當諫其漸。伏惟皇帝陛下。天錫睿聖慕咸大業。太皇太后陛下。慈仁正順保佑備至。覆載之內莫不傾耳拭目以望風化。而或者之論乃謂陛下稍疎先王之經典。寖近後庭之女寵。此聲流播實損聖德。昔者堯之受命。惟以天下爲憂而不敢以位爲樂。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著之方冊。萬世稱誦。皇帝陛下不可以不勉。太皇太后陛下不可以不勸也。伏望聖慈爲宗廟社稷之大計。清閑之燕。頻御經帷。仍引近臣與之論議前古治亂之要。當今政事之宜。悉俾開陳。以助聖學。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戒。天下幸甚。

著作郎兼侍講范祖禹上疏曰。臣伏見陛下嗣位以來。端拱淵默。專意學問。臣侍經席於累年。陛下天縱生知。聖德純茂。接對臣下。日日如一。未嘗小有差失。此實上天眷佑皇家保育生民。宗廟社稷無疆

之福也。恭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櫛風沐雨。削平僭亂。以立子孫萬世之基。傳之太宗。至于真宗。遂致太平。仁宗年十三即大位。章獻明肅太后安定邦家。調護聖性。是以四十二年之間。德澤深結於民。天下至今思慕不忘。英宗自藩邸入繼大統。四海之內同心愛戴。先帝勵精求治。宵衣旰食。躬勤萬事。十有九年。不幸早棄天下。陛下年始十歲。嗣登大位。當此之時。人心懍懍憂危。萬端。幸賴太皇太后保佑扶持。勤濟艱難。斥退凶邪。登進忠良。詔令所至。百姓歡呼鼓舞。數年以來。中外晏安。北狄西戎無不從順。此皆太皇太后之德也。臣不知陛下將何以報之。臣竊思陛下所以報之。唯在於進德愛身而已。陛下進德。則為太平高世之主。光顯祖宗之烈。發揚文母之訓。使天下之人皆欣欣然曰。祖宗之德。太皇太后之力如此。則豈惟皇天祖宗繩祐陛下。太皇太后亦不虛勤勞矣。陛下愛身。則無疾疢。不貽太皇太后之憂。子夏問孝。孔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夫父母之憂。莫切於子孫之有疾疢。他日陛下有子。當自知之。陛下若不進德。不愛身。雖極四海九州之養。亦未足為孝也。臣自今秋。聞外人言陛下於後宮已有所近幸。臣初聞之不以為信。數月以來。傳者益多。或云已有懷娠。將誕育者。言之所起。必有其端。臣誠愚不能不惑。故敢先事懇切言之。陛下內承慈訓。外勸聖學。方當祗畏以事天地。誠孝以奉宗廟。思六聖之勤勞。念帝業之艱難。四方之人無不延頸舉踵。注目傾耳。觀聽陛下德業之光。名譽之隆。以想望太平。陛下可不慎哉。今陛下未建中宮。而先近幸左右。好色伐性。虧傷太早。有損聖德。不益聖體。此臣之所甚憂也。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人少時。血氣未定。而先傷伐根本。則損壽考之福。故君子戒之。陛下今年十四歲。而生於十二月。其實猶十三歲也。此豈近女色之

時乎。陛下上承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守祖宗百三十年基業。爲億兆之人父母。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守身所以事親也。愛身所以愛天下也。陛下上有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休戚皆繫於陛下之一身。豈可不愛惜聖體哉。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未有不先愛身而可以進道者也。陛下方嚮學問。躬儒術。欲爲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君。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君未有不勤而成者也。普先帝年十五六講學東宮。一言一動天下傳之。是以多才多藝。羣臣莫及。今陛下聖學天下未有所聞。而先以嗜欲聞於天下。此臣之所甚憂也。陛下有上聖之性。必行上聖之事。有上聖之位。必求上聖之名。豈可不愛惜聖體哉。方今羣臣之心。萬民之情。正望朝廷如天聖以來。所願陛下法則仁宗而已。祖宗天下百三十年。如寶器之無缺。陛下行純德備。如美玉之無瑕。臣竊爲陛下寶之惜之。愛之重之。陛下豈可不愛惜聖體哉。臣聞仁宗未納皇后以前。未嘗近幸後宮。是以氣體康實。在位最久。臣今觀陛下氣怯。恐不能如仁宗少時。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前世人君多所經歷。乃能周知天下之情。今陛下生長深宮。稼穡艱難未知也。人之情偽未見也。國家政事未習也。六經聖人之言未盡讀也。前世興亡之戒未盡閱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何所不關聖慮。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古人有言。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陛下春秋鼎盛。方當崇經術。邇端士。敦尚素樸。屏去紛華。不宜先留意女色。使天下失望。以啓小人之心。何則。陛下如好德。則賢人皆動其心。欲助陛下之德。而圖天下治安。故於陛下有益。陛下如好色。則小人皆動其心。欲奉陛下之欲。而圖一身富貴。故於陛下有損。賢人進則治。小人進則亂。人君所好。不唯繫一身損益。實繫天下治亂。不可不慎也。陛

下於此二者。將何擇焉。昔漢成帝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其後逸欲無節。終為漢室昏亂之主。漢之基業由成帝而壞。豈可不慎其細哉。唐太宗欲納鄭仁基女。魏徵諫而止之。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子納禁中。李絳上疏。乃悉還之。文宗沒李孝本女入宮。魏謩諫。即出之。古之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於無過之地。使天下莫得而非議也。人君所愛莫切於身。人臣亦莫切於愛君之身。臣濫備勸講以輔導聖德為職。懷此憂慮已二三年。不能言於未然。致陛下已有聲聽流聞於外。此臣之罪也。臣今若猶不言。他日陛下或專意聲色。委權臣下。紀綱壞亂。政事荒僻。使天下以陛下為逸欲之主。則臣之罪豈可勝責。雖悔恨萬狀。何所及哉。伏望陛下察臣之言。專精一意。強於學問。日新德業。無時逸豫。事親則思孝。居處則思敬。動作則思禮。祭祀則思誠。服用則思儉。養民則思仁。使人則思恕。心則思道。視則思正。當食則思天下之飢。當衣則思天下之寒。陛下每思及此。而強學不已。則將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美。豈聲色之可移哉。惟陛下抑情制欲。以愛養聖體為先。則動植之類無不蒙福。生靈幸甚。

祖禹又上宣仁皇后疏曰。臣伏見陛下臨御天下。于今五年。昧爽聽朝。親斷萬事。所以勞心竭力者。凡皆為祖宗社稷億兆人民。將以太平天下付之皇帝也。臣愚竊謂陛下憂勤天下之事。必先憂天下之本。愛養四方之民。必愛一人之身。夫一人之身。天下之本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天下安危繫於人君之一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出於人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久遠之計慮也。陛下內保佑聖躬。調護起居。外成就聰睿德。勉進學問。前此未嘗

聞有纖毫之失。今之所聞則異於前。外議籍籍皆謂皇帝已近女色。後宮將有就館者。有識聞之無不寒心。皇帝今年十四。其實猶十三歲耳。千金之家。有十三歲之子猶不肯使近女色。而況於萬乘之主乎。陛下愛子孫而不留意於此。非愛子孫之道也。譬如美木方長正當封植培壅。以待其蔽日凌雲。若戕伐其根。豈不害哉。臣嘗見司馬光言章獻明肅太后。保護仁宗皇帝。最為有法。自即位以後。未納皇后以前。仁宗居處不離章獻卧內。所以聖體充實。在位歷年長久。章獻於仁宗此功最大。臣考之國史。仁宗在乳保章獻使章惠太后護視。章獻臨朝。仁宗起居飲食。章惠必與之俱。所以保佑扶持。恩意勤備。然則章惠保護仁宗。乃章獻太后之意。今陛下臨朝日有萬幾。至於左右護視皇帝。臣不知有如章惠者乎。若未能如章惠。則陛下豈得不留聖意也。陛下以朝事責宰相。以邊事責將帥。人君闕失。羣臣邪正。責諫官御史。皇帝學問。責講讀官。若朝事不治。宰相之罪也。邊鄙不寧。將帥之罪也。人君闕失不知。羣臣邪正不分。諫官御史之罪也。皇帝學問不進。臣等之罪也。至於皇帝早夜起居之節。嗜欲之際。此最切身之事。豈可無任其責者乎。陛下博覽史冊。洞知古今。古之帝王何嘗不以女色損壽考之福。惟傷於太早。敗於無節耳。思之至此。可為切骨之戒。臣所以不避誅戮。為陛下言之。伏望陛下與皇太后太妃詳論此事。有損聖德。不益聖體。宜戒敕保傅。令以章惠為法。今聖心已有所知。雖不能防於未形。猶可以止其將然。俟中宮既建。然後漸廣繼嗣之路。則陛下亦可以不勞聖慮矣。今若不知止節。女色爭進。數年之後。敗德亂政。無所不有。陛下雖欲悔之。豈可及乎。臣竊觀皇帝天質純粹。有上聖之實。早益長則宜德益進。方當嚮學以養聖功。天下引領以望輝光之新。傾耳以聽名譽之隆。聰明之開發。

睿智之深遠皆繫於十五六之時不可失也陛下必欲皇帝氣體康強德性成就以為宗社無疆莫切於今日矣不宜先以好色聞於天下失衆庶之望臣所以奉奉而不能已也惟陛下深思遠慮察臣狂瞽之言

祖禹又奏曰臣伏見今月一日以後羣臣累拜表請聽樂所請愈堅而批答愈緩以此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仁心孝性深遠無窮發於至誠有所未忍今已批答允許臣竊恐有司請置宴開樂不敢不先言之臣愚以為居喪則行喪禮在吉則行吉禮除喪之後如遇吉禮即可聽樂不當燔置一宴以開樂為名君子之於喪服以為至痛之極不得已而除之若以聞樂故特設宴則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也臣伏請雖至七月其開樂宴亦更不作唯因事則聽樂庶合先王禮意

徽宗時左司諫江公望上奏曰臣聞理無隱而不彰事無晦而不顯言君子之樞機故不可不謹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惟君為風下民為草草上之風未有不偃者也故有所不言言無不彰有所不為為無不顯君唱之下民未有不應者也陛下居九重之中可謂崇深閟遠臣民耳目之所不接一有出言未嘗不彰一有所為未嘗不顯蓋民離之則愚合之則神合衆論則崇深閟遠者皆得而知之皆得而議之臣側聞陛下邇來政事之暇蓄能鳴善聞之禽籠奇羽佳喙之鳥以資賞翫之習使誠有之亦未足以害治也然臣讀書至於五子之歌知太康之失邦未過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而已所謂禽荒不必馳騁畋獵然後為荒也心有欲而不禁則志荒志荒則政怠矣昔唐太宗之時臺使有諷李大亮以名鷹為獻而大亮密表以

陛下絶畋獵久矣。求鷹必非陛下意。而太宗悅其正諫。玄宗遣使求鵁鶄鸂鶒於南方。而倪若水上言。以賤人貴鳥非所以望陛下。而玄宗賞其說。向使二君縱欲而無度。拒諫而不改。豈復有貞觀開元之盛治乎。若以爲資房闥之悅。豈不聞華陽后樊姬之所爲乎。秦王好淫聲。而華陽后爲下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畋獵。而樊姬爲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味也。耳非惡聲也。抑所好以率二君於無過之地爾。中宮淑質徽音。母儀天下。未聞有過舉。事出於陛下爲之。中宮當以華陽后樊姬之事以相警戒矣。若事出於中宮。以資戲樂。陛下當以關雎求賢。葛覃尊傅。以相規正。故刑于二女。所以爲大舜。刑于寡妻。所以美文王歟。惟陛下財幸。

公望又上言曰。臣邇日傳聞道路之言。有姓賈中貴人臂鵁鶄鸂鶒入後苑捕逐禽鳥。臣未之信。豈有禁籞之中。雖是近習之人。敢肆福禍一至於此。徐思之。必偵得聖意然後敢爾。再思之。陛下未應至此然終疑而不釋也。陛下所以得天下者以仁而已。豈有仁者之君而務遊畋者乎。又況陛下即政方踰年。未明求衣。日昃不食。刻意勵志。好賢樂善。聽言從諫。期底于道。尚恐負宗廟社稷之靈。無以慰天下蒼生之望。豈復有暇逐禽獸爲樂乎。春蒐冬狩。特重於祭祀之禮。敎卵拆巢。先戒於生誕滋育之時。豈有仁者之君不因奉先祭祀。顧於生誕滋育可戒之時。爲毀卵拆巢之虐乎。千金之子尚有乘堂之戒。萬乘之主豈無犯車之虞。和鸞而節。清道而行。猶意於銜橛之變。況馳騁驅逐與禽獸爭道於萬死一生之地。豈不殆哉。豈有仁者之君不自愛重而爲虞人之所爲乎。得一禽則喧呼號讙。分賜金帛不恤其費。豈有仁者之君輕百姓之膏血。以重微禽之軀乎。臣以此揆之。陛下必不然也。雖然。以其後事而引慢。孰若先事而知戒。此臣所以不惜

萬死雖得之傳聞之不審亦爲陛下道而不敢隱也五子之歌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老聃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心狂志荒何事不亡莊周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志分於外神亦隨之神志不一何事不失王者之治斷可識矣夫鳥托深林獸育豐草魚驚不亂於網罟草木不夭於斤斧人不苦於苛政斯乃仁者之君所以治天下之道也昔文王有靈德故麀鹿白鳥在其囿而有濯濯翯翯之態魚在其沼而得充牣跳躍之樂陛下不大苑囿之奉數畝之地蠢動飛走恃陛下天地之仁德依陛下日月之未光生誕滋育得性之樂不異於文王之囿今反張喙横羽延喘假息於馳騁啅噪之間碎首決心飛毛濺血於猛鷙爪翮之下數畝之地依陛下尚不得保全其生況四海九州山林川澤之廣遠何以逃無辜夭折之禍哉蠢動雖微與人同一性也生植雖遠與人同一理也以強弁弱以貴吞賤以其不能告訴殺之若無罪豈不思易所謂信及豚魚詩之仁及草木果何理也嘗聞荆文公得如黄之狗菌露之殖敗於雲臺一月不反聽保申之諫受東矢之笞務治乎荆蕪國三十非師保之訓則國亡矣唐玄宗嘗獵苑中必睇左右曰宰相韓休知否已而疏輙至非宰相之言則社稷計已矣司馬相如賦上林以諷漢武帝揚雄作羽獵以諫成帝言近而旨遠詞婉而意迫孰謂詞臣無補於國也詩有刺虞有箴皆以游畋之無益於治祇取亂亡爾今陛下師保不陳訓宰相不抗疏詞臣六獻賦書無歌詩無刺虞人無箴所賴以知過失者諫臣爾臣或不言陛下如宗廟社稷何如天下蒼生何臣言縱不實亦足以爲異日之鑒唐高祖喜走馬射帖孫伏伽進諫以謂此直少年諸王務爾既爲天子尚行之乎齊威公以酒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以此固非善然無害霸也夫從禽正少年諸王務

也。陛下一日爲之。未足以言王政。第以天子爲諸王少年之務。何自輕乃爾。非萬乘取重於天下之道也。傳有之。耕道而得道。攜德而得德。臣願陛下驅騖於仁義之場。游觀於六經之囿。網多士。弋群凶。天宇掃清。王道砥平。天下之望也。社稷宗廟之福也。上干天威。自速誅戮。陛下矜其以諫爲職。少貸狂易。天下幸甚。

欽宗靖康元年。戶司諫陳公輔上奏曰。臣竊惟陛下以孟享景靈東西二宮。遂幸陽德。伍神觀。臣誠淺陋。不熟本朝故事。不知享親之後。退而游幸。祖宗有是例邪。但近世爲之。若近世爲之。自不可爲法。設或祖宗之例。亦有可議焉。夫誠心齋戒以薦祖廟。仰瞻英靈。如在其上。退而思之。不忘乎心。豈容於此日擁嬪御。具聲樂。肆游幸之樂耶。臣恐此舉不足以示孝也。臣又觀陛下自初即位。恭謝之時。輿服朴素。儀衛簡少。與夫供帳什物。伶倫宦侍。皆少如今日。而百姓見之。莫不歡欣感戴。以手加額。謂陛下恭儉之德。過乎仁祖矣。至乎今日之出。輿服鮮明。儀衛無多。與夫供帳什物。伶倫宦侍。皆盛如前時。而百姓見之。已有相顧駭歎。竊議之者。安知其不腹誹心謗。謂陛下恭儉之德不及仁祖。仰惟陛下聖性淵懿。聰明勤儉。自養德東宮以至即位。未嘗少變。臣料今日之事。必左右近習之臣。以謂陛下有崇高富貴之勢。當務爲光榮盛大。以夸耀一時之觀聽。夫貴爲天子。當有四海。區區於此。示天下以不廣也。況今寇難未平。民力未裕。財用未饒。臣下之奢僭未革。風俗之侈靡未除。全在陛下躬儉節用。如大禹文王。以救今日之弊。豈可漸爲奢靡。異乎初即位時。使百姓議之乎。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太上皇帝奉養素厚。陛下不可薄於親。必須損己所有。以供奉之。若陛下不自過爲儉約。而供奉上皇。又欲豐厚。天下財用何以給之哉。臣愚欲望陛下今後孟享既畢。即詔車駕還宮。其

餘游幸除龍德寧德二宮外皆願暫罷臣又慮上皇既深居外宮非時不出恐陛下亦自不當游幸仍望鑾輿之出務令簡儉但如初即位時可也此臣得於百姓之言不敢不冒死以聞然陛下無以百姓之言為非彼見陛下自初即位簡儉如此今不兩月儀物稍多自此若天下無事後豈不復後肆侈靡之好邪非獨百姓憂之臣固以為深憂也傳曰有始有卒其惟聖人乎伏惟陛下謹終如始俾盛德大業遠躋唐虞三代實宗廟社稷之福而天下之幸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十四